

合 説
參 約

四書正解

卷之卅
論語述而

				漢書門類
			三	八
			九	二
			五	三
			〇	〇
			七	〇
			〇	三
			三	八
三	〇	七	〇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四	漢
七	九	書
函	五	
一	三	
五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4953
冊數	30 (8)
函號	277 135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九

明昌穀天祐

明治十三年購求

五九四五番

受業商人范 榆俊升全校

注繼堪子任

丹陽吳奎孫右

彙輯

本

論語

述而第七

此篇多託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

其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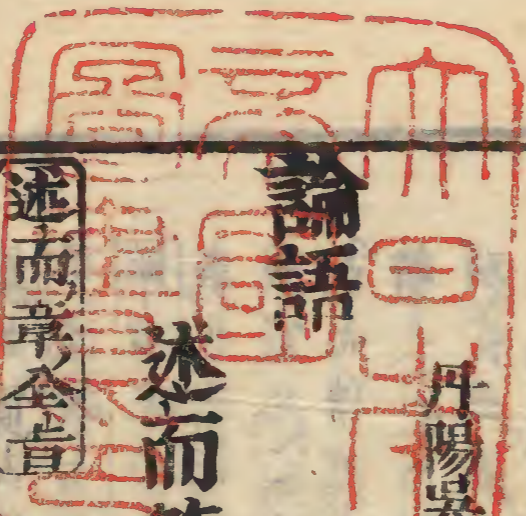
述而章全旨

此章自敘其立言之本，首句是以述自任，信而好古，是述而不作之本，信又是好之本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好古

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也，老彭，商賢大夫，見太戴禮，益信古而傳述者也，孔，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亦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收備，夫子集



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參序當時有以作者之聖稱夫子故夫子之曰立言之道有二有前人已為而後人傳之者謂之述有前人未為而自我創始之者謂之作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雖可自造也我惟述舊聞而不敢妄作正以古人所作皆載道之文傳心之典天下之理備矣我深信而不疑而篤好不厭但見其在先

當述而無用于復作也商先老彭原

知此信古傳述我竊比于老彭而已

析講麟上云述而不作五句是與老彭合底剛詩書等及人

剛疏老彭當時但脩述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篤信而好古

事孔子言我亦爾則文良似言老彭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

我竊比之文法倒裝耳尤蘊藉○東注于老彭下先着蓋信

古而傳述者也一句孔子剛詩書等已自說兼比矣則于

麟上云兩句合底者意亦略同○備考老彭姓芻名鑿帝顛

項之孫至殷之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故曰老彭彭少好

性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及為太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觀

竟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我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

繼以德行不任以言○述指剛述六經說古即六經未刪

者信而好之者信其言之不誣而樂之不倦也竊比云者心

慕其人故做而效之也既不敢當作者又不敢顯然附于

述者謙而又謙也陳新安曰天地之常經至一而不可二也

聖人所以為聖人惟期發明此理耳理備于古無可

損加不過損益以修明之耳敢自作聰明亂舊章乎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識音志又如字○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

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道是何有於我者謂有於

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

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參大全子曰凡人之求道必平時講貫方能証得或因人排

此由是又加學習之功而雖久而不厭不以既得而自足也且
視人猶已諄諄誨之而無倦怠必欲同得乎善而無私焉此
三者學者之所貴也返而觀之果
阿者有于我哉我思是自勉矣

析講三句是三節須是心無間斷方能如此○胡氏曰學貴
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能學而不厭自得而
必欲人之同得故能誨人不倦○默而識之不得講說誦讀
而自記得也此非著力記憶蓋理得于心而自不能忘耳學
而不厭者真知義理之無窮蓋知所未知行所未行而無厭
敦之意也誨人不倦者真見物我之一體必欲人盡能知盡
能行而無倦怠之心也此便造到純亦不已境界地位盡高
而曰非極至者蓋對聖人之生安者言也此乃夫子餘
事而曰何有于我者蓋望道未見惟日不足之意耳

德之章全旨
此章以日新之學為主四平看勿單重德德與學
以治心窮理相對義與不善以遷善改過相對憂
日吾憂見非他人所能分其憂也朱子曰聖人固無是四者
之憂亦自既
以教人之意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吾憂也

德之章全旨

此章以日新之學為主四平看勿單重德德與學
以治心窮理相對義與不善以遷善改過相對憂
日吾憂見非他人所能分其憂也朱子曰聖人固無是四者
之憂亦自既
以教人之意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

改是吾憂也

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
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况學者乎

參直解子曰吾所固有之德必且日修之而後成若于德不
能省察克治以去其累吾所當盡之學必且日講之而後明
若學不能講習討論以窮其理義貴且日遷徙以從之而後
善可積若已聞義不能遷而徙之以從其新過貴且日改之
而後惡可去若有不善不能克而去之以革其舊則德且卑
而瑯且蔽善且損而過且長將無以日
進于高明為吾所深憂也敢自巳乎

析講麟士云是吾憂也邢疏憂已恐有不修不講不徙不改
之事較時解為捷○王觀濤曰吾憂是憂勤非徒憂懼聖人
憂勤惕厲之心即修之講之徙之改之之心是字有他非所
憂意德慎性言勿淫外面與徒義相犯修字有解作治而去
之者又似與改不善相犯還是存養省察理會本體意居多

進于高明為吾所深憂也敢自巳乎

析講麟士云是吾憂也邢疏憂已恐有不修不講不徙不改

之事較時解為捷○王觀濤曰吾憂是憂勤非徒憂懼聖人

憂勤惕厲之心即修之講之徙之改之之心是字有他非所

憂意德慎性言勿淫外面與徒義相犯修字有解作治而去

之者又似與改不善相犯還是存養省察理會本體意居多

○尹註曰新意是主腦○德者我所得于天之理仁義禮智是也此理在吾心而不能不據于物欲故必修治之蓋其累德者而德乃成也此以行言即大學誠正修中庸篤行之事講學是常去講論他習其所已知究其所未知使所學之理無不明也此以知言即大學格致中庸學問思辨之事從義自己所為有不合宜處問人道如何於是怡然便從而從之不善是過惡不止不合宜而已改者自覺其非理而以理易之也日新者謂德日純學日明善日進惡日消而皆馴致乎聖賢之域也于此而有未能無憂乎

子之章全旨

此見聖人容色因時之妙只重不拘邊不可以不拘不肆平對兩日如者見聖人德容氣象未易形容姑借此以提議之耳莫中江云燕居凡隨地獨處非事上接下見賓承祭之時便是不必泥定家居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夫夫如也

燕居閑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夫夫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夫夫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

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參序記者謂吾夫子德盛體充而容色之著隨在各得其宜如間居無事非見賓承祭之時但見其容申申如而有展布之意也但見其德夫夫如而有和悅之意也蓋德性極其純備故容貌合于中和如此析講大全胡氏曰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面貌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淺說申申夫夫對嚴肅敬慎說不對怠惰放肆說故程子中和之說在闕外○夫夫拘迫非舒有意非遣亦非舒嚴肅非和有意愉悅亦非和夫子自然然而然所以為妙陳新安曰雖閑居時其德者亦自然中規如此所以為至人也

甚矣章全旨

此為不能行周公之道而發衰是血氣衰老非志慮衰也孔子就無夢上見氣血之衰宋子又就夢上詩出志字蓋夜之所夢畫之所思也所思處即是志不夢周公可見其衰入不夢周公可見其衰之甚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復扶又反

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心而亦無復之夢矣故因此而自歎其衰之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在行周公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蓋在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衰也○蔡茂說子曰凡人年有老少故氣有盛衰甚矣吾氣之衰也何以驗之蓋吾向世氣盛之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見周公而今世久矣不復夢見周公即此觀之可見吾衰之甚矣○析講陳氏曰此亦道不行之習邪自見于吾身者○張南軒曰孔子夢見周公之心周公思兼三王之心也蔡虛齋曰不復文武而獨夢周公者其心只欲為周公所為若夢見文武則亦是無將之心矣他日有曰吾其為東周亦是夢周公與文武之道

志於章全肯

此章備舉心學之全功欲人循其序而交修之也當行之謂道行而得之之謂德道全德脩之謂仁道德仁散于禮樂射御書數之謂藝總是一理而有內外本末之殊者也四乎看但前三句一連說末句另說方見內外

子曰志於道

本末之意○四句俱要說入心裏來蓋志道則心存于正據德則道行于心依仁則心德之純游藝則不惟應務何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或以志道為終身之學的

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合參子曰為學莫先乎立志而道乃日用當行之理志不于焉則趨向差矣故必以道為終身之學的而端心致志以求之此為志也○胡氏曰道猶降也析講朱子曰志字如有所垂求索之意○胡氏曰道猶降也故適字他岐字皆自路言之○語類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念念不舍即是志○語類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語類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然之理如事親必要孝事君必要忠推之盡見信友皆是道也志于道謂心向于此也志不于道謂心向于彼也○語類思量講究持守踐履皆是志是空志善從此用知和工夫也

據於德

據音

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合於然道而曰志猶未得也由是行此道而有得于仁則謂之德德而不據則持守之功不能保得者之不失乎故學之總要據于德此道既得之須時時緊實不使或失則有日積月累之功矣析讀德是這物事得于我若是求得則一無可據者既得之方有可據但又在守之固耳註日新之功四字宜玩不是專事以守一德

依於仁

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有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衆存疑德不必其皆全得一件亦謂之德得一件亦謂之德皆不得謂仁心德全萬善備方謂之仁而不依則心德未至于純熟不能無間斷時而全者處矣故必依于仁無終食之間違仁道次必于是真沛必于是是則有養熟而無一事私欲之問矣

析讀語類德是道之實仁是道之心○德是逐一件上理會如事親能孝亦是德事兄能敬亦是德仁則道全德備合衆理而兼有之但眾心常在此不致少有走作則欲不得而累之而不仁始與我爲仁陳氏曰據如手執杖依如身倚杖仗有時離手杖則不容須臾或離也

游於藝

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趨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日入於聖賢之域矣

朱子至于名物數皆有至理存焉皆人所日用而不可無者又必隨其餘力游心于此則可以盡乎物理周乎世用而其優游涵泳之樂非他心亦無自而入之矣夫志據依

而本立矣游藝而未該矣本以裕乎內
末以裕乎外內外交養而心學全矣哉
折講存疑游藝之功與志道據德依仁亦非先行如餘力學
文意不是未到依仁時且都不及待到依仁後方從事也胡
氏曰玩物非美詞然以六藝為物而玩之非喪志之物也
或問六藝之目朱子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風
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注彘人并轡也五
御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
指事轉注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布差分小廣商功均輸
方程贏不足旁要也○自志道而據德而依仁則本之在內
者固無不盡矣使末之在外者猶有未周是亦學者分內之
欠事也故又要游藝游藝者察數窮神觀文悟理借此為養
心之助非役志于泮博也小學以藝為先只是習其事而不
必通其意此之游藝則博其趣而究其理故有先後之不同

自行章全旨

此夫子自檢其語人不倦之心以勉人竭誠來學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脩脯也十度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
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
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

以禮來則無不有以教之也

參序子曰人生皆善則皆當有以教之但不知來學則無往
教之理耳苟自行束脩以上雖厚薄或殊而知以禮來言未
嘗不諄諄然誨之不倦焉亦在學者之自勉已耳

析請束脩至薄以上自至薄以至至厚猶言隨其厚薄之

不同也○王觀濤曰作文勿添厚字為妙只見得載贄而來

恐是有向道之誠心故未嘗拒而不教○重求教之誠上不

重求脩上束脩之禮所以將其誠也胡氏曰聖人有教無類

惟自暴自弃則亦無如之何故有不往教之禮執贄而來

雖至薄意則可取故未嘗不諄諄之也

誨字雖不脫身教此且就言教一遺說

不憤事全旨

此欲學者勉于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不啟不發不
復一例三平看勿以下段承行上二良○上章聖人

聖人施教之道

聖人施教之道

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

不復也

憤反復扶又反

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啟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護人不倦之意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復告爾。又曰不行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令參子曰君子教人必視人之受教有地而後可以施吾造就之方如人之求道有求通未得憤然鬱鬱不能自已者則之憤憤則有可啟之機吾為之開其意則豁然通矣若不憤則其慮也不深啟之亦無得便不啟有欲言未能悱然屈伸不能自伸者謂之悱悱則有可發之機吾為之達其詞則粲然達矣若不悱則其進也不勇發之亦無得便不發至若理之相因而見者猶物之有四隅也我舉一隅以示之彼不能

引伸觸類以三隅反則不復更端以告之蓋始而教之既執滯而不悟則雖復教之亦扞格而不通矣則不復也。

所辯憤悱是能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講不啟處要見得非不欲啟也以啟之無益而生其惑也不發不復亦如此。

講反三隅只借言推類之多。講上云六不字作三項亦一定之解。按釋文俱識作俱其誤悟將開方迎扞而利慕之固是然。既未得未能意似勿入好只是心不求通口不能

言不以所舉者還証如前不肯肯力于學之類不必其到於極地位也如必俟此等而後教下此者將不教哉。悱在

不教之先。三反在既教之後此。就立教者心上斟酌因人以施也。張南軒曰學貴于思思而後有得憤悱者思未出以

贊而未暢誠意懇切形于言貌也于是而教之則聰無不專矣。朱子曰譬如種植之物人力已加但正當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些子雨忽然得雨生意豈可禦也。憤則有可達之

之機啟則開明其意中之事令彼豁然也悱則有可達之機發則暢發其口中之所欲言也無阻滯也不然雖欲啟之發之而反出于學者意言之所未及則扞格不入矣。一隅三

反者借言物之有類也所復者又別一件道理所謂更端之

教非即以二隅復之也舉一隅其三隅須是學者自能推之不然是不能用九而了悟之途塞故不再告猶言此一理尚不能推類相類則不復別舉一理告之也

子食章全旨

此聖人必至之情而中節之妙自見喪側不能以心為心也只昭註兩不能意圖發自見至情蓋聖人同體之悲自有如此真擊耳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臨喪哀不能甘也
參序記者謂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則不能甘其味未嘗飽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情性之正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參邢疏子於是日聞喪或弔人而哭則餘哀未忘終是日自不能歌樂也

子謂章全旨

析講家引注哭謂弔哭謂哭他人之喪也若自己之喪豈但是一日不歌哉自彼而言則日有喪自我而言則日臨喪
此章前以出處之時許顏子後以義理之勇進子路上下不必牽強聯合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

夫舍上聲 夫音扶

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參序子謂顏淵曰身世之間因時而應世苟用之時可行也則出而行世苟舍之時可藏也則退而藏不先為期不後為滯可用可舍可行可藏隨時借宜而無所係累于心惟我與爾有是夫

析講二則字要體認先事無預擬臨時無商度既事無排着合見圓活不滯處○淺說行藏只是身之出處而道自與之俱不必云用之則有可行舍之則有可藏○張氏曰子謂顏淵曰通為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是也後章子謂顏淵何絕

謝氏曰聖人學不然而於此可見其不之問有義存焉適美無之註也

而曰字自為一句如子謂仲弓曰亦是也○蒙引有是夫猶云能然也不是有其具○黃氏曰用之舍之在乎人則行則藏應乎已則無意無我可見矣用之行矣至舍之則藏舍之藏矣至用之則行則無必無固可見矣○用之二句一則字有兩層意一是行藏本領素具于用舍之先一是行藏作用不滿于用舍之際蓋平時有求志達道進義退禮學問故一用即行一舍即藏亦惟與時消息心無係累故能可行則行可藏則藏兩句亦須互看方得蓋欲扶世立功名者知行而不知藏欲潔身遺世者知藏而不知行如伊尹之任未免于必行伯夷之清未免于必藏夫子無可無不可所以見得時中之妙王觀濤曰我與爾我和爾也非許與之與下二節與字又是相與共事之與與此不同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猶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也同○參序子路因了獨與顏淵問曰子若行三軍則誰與行三軍則誰與意以勇自負也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

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馮皮冰反好去聲

析講子路以氣以泛問不必纒回○麟士云此語非定詞故下答云若彼之人則不與而若此之人則與之為斷如也○前軍後軍中軍曰三軍行三軍統領三軍也禮書云周官大司馬王三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況於行三軍乎○參序子曰三軍重矣如暴虎馮河徒搏而氣自振必死而不以為悔者此則有勇無謀用兵必至取敗吾不與行三軍也必也其平日但凡臨事即不勝戒懼好為謀畫以求萬全之

策而又能果斷做去以成其謀者乃可與之行三軍也由可易言哉

析講大全朱子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使謀然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亦不濟事蒙引臨事慎好謀成以素行言非謂行三軍也麟士云必也內有與字不可放過然必如此者乃可與行三軍亦自然之理○暴虎馮河便有死之理死而無悔其心之自擬者如此非必于死也若已死了何待說不與乎蓋輕恃其勇鮮不敗事故不與臨事而慎則不輕易以喪功好謀而又能有成則不蓄疑以敗謀必如此之人乃可與行三軍慎不是懦怯乃持重謹畏之心所以為慮者周也好謀而成成字有力須着而字一轉

富而章全旨

此大言富不可求而人猶求其在我也重在下如不可求二句上文不過反言以起下句之意

夫子見世之慕富者往往舍所好以求之徒自取賤于天下故設言此以曉之說個從吾所好便見上句執鞭之士非所好矣不可求以命言如字是斷決之詞所好以吾心之義理言瞿昆湖云理義得之于天而具之于我為人心之所同然故曰所好安于義理是以義安命以道制欲意觀下繼以何必徒取辱句可見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

好去聲

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不可求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爾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

泰序子曰人情趨富謂其可求耳使富而可以人求也雖執鞭至賤之士吾亦因可以得富而為之矣其如有命焉而不可強求何則亦從吾所好之義理而安之耳何必終日營營以徒以辱哉

析講大全陳氏曰此章為中人以上假設言之耳命所以安中人義所以責君子○或問小註蘇氏曰聖人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得之心時迫于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以為商其開闔固其局鑰不如開門發篋而

示之以無有也。○存疑聖人此語為中人以下者言則本文兩吾字俱指中人說然看朱註疑言二字就作聖人自言情詞正妙也

子之章全旨

所慎所尤慎也夫子無所不謹此特舉其關切之最要者言之慎齋則不慢神慎戰則不輕敵慎疾則不輕生俱是理當如此勿說到利害禍福上去失聖人局面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饗與不饗皆決於此戰則眾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亦記其大者耳合參記者謂夫子之不待揅而常存固無所不慎而所尤加之意者有三焉齊則盡其誠以交神明戰則謀其成以衛民社疾則謹漸防微以保厥身凡此皆重大切要而不敢忽者也○楊氏曰夫子齊必變析講三者皆在聖人身上俱要說得自然

子在章全旨

食行三軍則臨事而慎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慎可見○邢疏將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左傳曰背陳曰戰此章是夫子心契韶樂要見神可得而會口不可得而言言不可得而盡之意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合參舜之後封于陳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夫子一日在齊聞韶以素所欲聞者而得聞之是以樂慕之深至于三月之久其心只在是而不及乎他也有不知肉味之為甘者因嘆息曰韶之為樂吾常得于后變之所稱季札之所贊而知其美矣然不意其作樂之美也

古音治之切衣
兼等兼推隱定
是其所也故夫子歎
美之歎

其情文之盛功德之隆如身歷其時親見其人而深契之如此

折講爲作也三月大約只是言其久不是真信九十日○金氏曰三月自作一句點○聞是心領神會不圖非前此不知今乃知之也只是言舜樂至美超于常樂之外非意料所及○陳新安曰舜以上聖之德當極治之時故作爲韶樂自遠過乎居聖之所作者夫子所以聞而心契之○不知肉味只形容他心與韶一意不啻云者見得前此知其美而未親聞今親聞之而妙不可言有非形容所能盡者○吳氏程曰學之二字史記增之以釋其意非本文也

冉有章全旨

通章重一仁字夫子取夷齊在仁其不爲衛君只爲他不仁非特爭與讓相反也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爲去聲

爲猶助也衛君由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瞶公薨而國人立蒯瞶之子輒於是晉納蒯瞶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瞶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參大全子以兵抵父是幾多少不順自不須疑問冉有以嫡孫承重之法言之則輒于衰或當立也因問子貢曰衛君之立國人皆信其是而爲之矣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見而問之

折講家引不曰仕衛乎而曰爲衛君乎正當輒拒蒯瞶時也○當時衛輒拒父亦大不順夫子在衛不去而衛人以蒯瞶得罪于父輒嫡孫承重義所當立故冉有疑夫子爲之爲只是許他當立意非立朝共事之謂王仲山云此冉有疑衛君之非而欲得夫子之爲與否以折衷之非私議夫子也直解云爲衛君與否人言固未可盡據吾心又不能無疑吾將問之試觀其微意之所在也蓋一子之疑肯有爲不爲兩端問之正以決乎此也附錄衛太子蒯瞶聞宋野嬰猪之歌欲殺南子南子啼而走太子奔宋靈公命立公子郢郢辭公命未入命子郢爲太子郢曰公人太子蒯之子輒在也乃立輒是爲出公趙簡子欲入購衛人聞之發兵擊蒯瞶不得入入宿而保孔惲之母伯姬避立墮是爲非公歸丹魯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車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止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傲蹴爾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答天理即人情所以求仁也既而各得其志焉則安于窮餓矣又何悔之有乎子貢於是乃悟曰夷齊兄弟讓國者也衛君父子爭國者也夫子既以遜國者為賢人又以為無怨其與之深矣以是而反觀之則夫父子爭國者豈肯許之也哉出語冉有曰夫士不為也一問答間天倫之大義昭然于天下矣聖賢之維持名教如此新講賢人只就讓國說勿羨諫伐怨是怨悔不是怨恨○子貢不問衛事而問夷齊者蓋衛君之事不可以直措而占人之事則可以反觀故無夷齊為問朱子曰一個是父子爭國一個是兄弟讓國此是則彼非可知○何人問其制行也賢人就其清風高節言之賢者齊已見得不為衛君了而子貢曰怨乎又審其存心者蓋子雖賢而其所為或出於一時激發過中之行而不能不怨悔于後日則高世之行固難概之眾人而為君之爭國尚有可怨焉者而夫子答以求仁得仁則輒之得罪于天理人心而見絕于聖人也不問而可知矣○求仁得仁註中合乎天理一句須申看人心誰無天理合乎天理之正方即乎人心之安夷齊之心合乎天理而後其心安集註下不安字便見子不怨若怨則不安矣

飄之拒父全無天理于心安乎意本胡雲峯○瞿昆湖云伯夷不敢安嫡庶之分以違父命叔齊不敢從父兄之命以亂天倫這便是求仁伯夷安于逃叔齊安于讓而樂無不釋之心這便是得仁看來問答須不泛不露暗指其事而言之方得

飯疏章全旨

此章勿以安貧賤輕富貴並說只見得聖人之心惟有真樂而已全章重樂亦在句浮雲富貴亦只是這個樂趣勿用過文為妙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飯符晚反食音嗣枕去聲樂音洛

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疏食飲水也雖疏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然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疏食所飲者水曲其肱而枕之我之困已極然吾胸中真樂亦已在其中矣初不以窮困而或失也彼不合于義而富且貴雖飲食居處可以極人生之欲然下我視之直如浮雲然何動于中也而又安足移吾之樂哉

析謂麟士曲成與疏水一例然註本言困極樂亦處方好作轉今人多言陶然初然自喻適志非其解也○疏水曲肱只閑閑寫個淡泊之境非實事也亦字可玩聖心自有樂不但安常處順而樂即困極而樂亦在其中是疏水曲肱中不可作心中○陳新安曰疏水枕肱他人視為困極聖人樂無不在不自知其困極○張夫如云浮雲于天何涉不義富貴于我亦何涉非薄富貴也釋不義也富貴若以義而得聖人隨其所遇若固有之無厭厭之心焉但不義而富且貴自不肯以彼易此耳○饒雙峯曰樂是聖人所固有貧富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在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分別出故當于貧賤處說○樂是性天之樂不假于外與貧賤富貴全不相干者蓋聖人之心左來右去只是下闔天理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蓋無時無處而不快活不以貧富之異而

有所輕重于其間故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亦不因其是而動其心于不義之富貴也下一句就指貧賤時視他人富貴如此正見聖人自有真樂故能與貧賤相忘處非以安貧為樂也此章軍貴只就居處奉養之盛言不指戰位言曰如浮雲則不以易其跡食飲水之樂矣

加我章全旨

此是夫子章編三絕學易有得得語也聖人之道即是聖人惟日不足之意非前此學易未深而至此始欲假年以終之也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字作卒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無人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教人使知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也

參序子曰天時之吉凶消長人事之進退存亡其理畢具于易乃聖人教人寡過之書也我今老矣使天再假我數年以卒我學易之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庶有以究夫天人之理而趨避必由于正雖未必全然無過而大過差處亦可以免矣夫

析請大全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境界方言無大過猶是有小過在雖是謙詞然道理真無窮盡當看此等為聖人氣象○真氏曰聖人作易不過推明陰陽消長之理而已人能體此則當進而進當退而退當存而存當亡而亡人道得而與天合矣故孔子之仕止久速用舍行藏全體皆易也○胡氏曰所謂無大過者易占辭于吉凶悔吝之外屬以無咎言之大要只要人無過故曰無咎者善補過也悔則過能改而至于吉吝則過不改而至于凶使人人皆知學易則皆可以無大過此夫子教人之深意○卒以學易言終其學易之功也所謂大過如時行不行時止不止動靜不合乎宜皆是中吉凶消長以天時言進退存亡以人事言學易有得則識天時下盡人事動靜隨時而不滯起運以正而不流故可以無大過聖人之心與易理相契身與易理

相符豈待假年而後學易豈待學易而後免過止見易道無窮終身學之不盡而欲大知其不可不學且不可以易學也

子所章全肯

此章見聖人立教總要學者與于詩達于書立于禮意註中切于日用之實句最重而切于日用之實只在理性情道政事謹節文上看出詩書執禮三乎通過歸重皆雅言也句玩嘗字宜合三意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也○參上子有所常言之以教人者如理性情有詩道政事有書謹節文有禮皆日用切要而夫子雅言之不置者也其立教可謂切而有要矣○析兩大全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執禮亦且當時有此各詩書二者大而天地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虔敬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薛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常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耳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禮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勿說是三經夫子時未有禮經則看執字○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惟詩書禮切于日用常行之實故言之○雅言不是自言乃教人之常言也玩一皆字是說者述詩書禮恍然會意見夫子平日之言隨舉一端而不離于是故曰皆雅言也○禮字須活看或有時論言書而可通乎詩禮有時論言禮而可兼乎詩書或有時不言詩書執禮而得乎詩書禮之意皆是○韓慶源曰詩所以咏吟性情故誦之者可以理性情聖猶治也書所以紀載政事故誦之者可以道政事道猶述也以謹節文謹謂毫釐有所必計也

葉公章全肯

此章大旨只學而不厭一句盡之子路不對兼言一意說下節為人二字重看發憤三句正其為人

之實也奚木曰云爾緊相呼應言我之為人只是如此初無難言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葉公

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見各言者與

參序葉公問孔子之為人于子路而子路不對

析講太全陳氏曰一則葉公不足以知聖人一則子路自難以言語形容聖人○問孔子者問其為人何如也觀下節便照出矣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參序說子路之謂子路曰葉公之問蓋欲知我之為人也汝

當時何不對之曰其為人此惟篤于好學而已于理未有所也則發憤以求之直至于忘食及其既得而樂之此雖事之在所以憂者亦忘之矣常憤常樂終身于斯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云爾汝何不以是告葉公耶

析講太全朱子曰忘食忘憂是逐事上說故可遂言不知老

之將至而為聖人之謙詞若作終身以此一憤一樂說則憤短樂長不可並連下句而亦不見聖人自貶之意矣○發憤便能忘食樂便能忘憂更無些小係累無所不用其極但見

義理之無窮不知身世之可憂歲月之有變也○二忘字一不知字總是化境不知老之將至只發揮常常憤樂不必着

相○其為人也管下三句當一氣說下直在末句方見好學篤處忘食是形容憤之極忘憂是形容樂之至忘老是形容

憤樂循環不已直解云天下之義理無窮未得而求之以至于得則憤者未嘗不樂有得而尚有未得則樂者又未嘗不

憤是以凡有孜孜而無所止息雖年老將至自不可不知焉者此意最說得曉暢云爾言終身此為人別無他奇也○能變

峯曰憤與樂相反聖人發憤便至忘食樂便至忘憂是兩邊各造其極如寒至寒之極暑至暑之極故曰全語至極兩皆

循環不已所以不知年之將至此是聖心純乎天理別無他嗜好所以自然樂之不厭故曰純亦不已全體說情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

我非章全旨

非理也

此章雖說知實說學而知古字提起好以心言敏來以功言俱承古字來古指理言蓋前言往行莫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好去聲

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也敏速也謂及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爾程夫禮樂各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參序子曰人見我之與知平道也或以生知曰我矣自我言之世有半來氣質清明而義理自然昭著不待學而知之者我非然也我則以古人之前言往行皆精義至理所在信而好之而汲汲然敏以求之惟恐有不逮也蓋勤學之功有不可誣焉耳夫言生而知者哉

析講朱子曰聖人看得道理濶不自滿足所以其言如此非全無事實而但為說詞也○此必當時以生知稱之故夫子辭之○饒雙峯曰生知是合下知得此理好古敏求是又于事物上推究此理正發明尹註意○兩之字俱指義理說

者字俱指義理說生知學知世間原有此二種人夫子則是生知而又好學蓋其義理愈下完具却不自以為知事理會過得深審問愈之古人不能自已此所以為聖人也然其肯言則不居生知而居學知正朱子所謂後向下一步以教入意○上句以質言下句以學言知之求之正相對說知則無待于求求則從此可進于知然夫子自任不言生知而言求且不言求知而言求之則此見聖心之處知且不言居死生知故謙求之處弗認作求知方得

子不章全旨

註中理字是至極力說俱非理之正故不當言神又理之至微却未幾言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入也○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

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參序記者謂夫子教人固無所隱然有所不語以為教者如怪異反常勇力妨德悖亂害治鬼神惑人皆不與入語者其為世道人心防者深哉

析講或問夫子于春秋紀災異曠生暴亂于身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于三者必有訓戒焉于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感非我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蒙引不自不言而且不語者又有個分別蓋人雖言及已亦不答故云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而本註一則曰聖人所不語一則曰不語以語人也捨至不以之教人說○語怪則教人惑語力則教人爭語亂則教人以悖逆之事語神則教人馳心于幽渺故夫子謹之無非為世道人心防也○怪異怪誕不經勇力尚血氣而不顧義理悖亂如臣弑君父之類

三人章全旨

為得師

此章稔見人貴能自得師心無往而不存師無往而不有却在能擇上決其必有攻在能從改上始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皆皆我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參序說子曰人能存心為己必授受樂群之時而後有師哉就是彼此三人相與同行必有我師焉師也者所以引人為善戒人為不善以成人之德者也三人同行其一為我彼二人者皆無合于理而為善者乎我則擇其善者景仰取法以從之是善同我之師也豈無不合于理而為不善者乎我則反觀內省改其所為而不由之焉是惡亦我之師也何以遷求為哉

析講人皆以傳道授業方謂之師不知吾有求師之心則隨在皆師此言三人則非辭居言同行則非受業于此而謂必有我師者師不在人而在我心也從改俱從擇字來從之謂依他樣做改之謂不與之類也師所以長善改失故從

天生章全首

是得師改惡亦是得師善不善俱從言行視二人之善不善不必泥定一善一惡如兩人皆善則皆富從兩人皆惡則皆富改而一人之身有善有惡則當從其善而改其惡如此則無過而非我師矣備彼警我而恐慎修省故不善亦曰我師生德于予固是聖德亦宜輝煌天字重看以主宰言要在自信口氣中寓微慎畏暴之意夫于語弟子以此蓋斷之以理而知其不能害已也然夫于既知天意而又微服過宋者蓋有是天命又當盡人事耳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難徒

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語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合參昔桓魋欲害夫子而從者不能無懼故夫子曉之曰人之生死禍福皆出于天今天之生我而賦以如是之德則天心固有在矣天之所祐誰能違之桓魋亦人耳其奈我何哉夫子托天自信所以慰門人而亦所以警強暴也析講吳氏曰夫子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于予文不道為之丁巳而不厭以聖仁之道誨人而不倦則可謂如此而已豈敢曰聖與仁之云乎然為不厭誨不倦非已有此聖仁者不能夫子雖不居其名而愈見有其實公西赤適在側聞夫子此言而有悟焉乃寔曰正往此不厭不倦弟子所不能學也夫子何嘗辭聖仁之名哉析請聖仁自然者也為不厭誨不倦是以勉然者自處然于不厭不倦味之則又見其自然矣夫子之自謙與子華之體認實如此分別○朱子曰凡稱字皆畧以上文之意○存疑爾

他說也○熊勿軒曰聖仁之無而全于化矣聖非出仁之外也○陳新安曰此處仁字乃箴言之仁包義而為萬善之長故曰心德之全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禮而義則義在其中故曰人道之條正是德之盛處○抑齋之二句猶言不敢當聖仁之名而但能勉聖仁之事也聖仁已造其地而名之者為誨所以求至下聖仁者也不能學指不厭不倦蓋為誨猶可能也非全體聖仁而道到手誠無息善與人同地位者安能不厭不倦公西赤蓋不厭不倦而見得夫子已全聖仁

之實也弟子之說

子疾章全旨

了全在此斷案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誅曰

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誅方軌反

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然大全子疾病子路請于夫子而欲行禱問子之曰有諸蓋欲了路深省夫禱之理也子路未達對曰有之古誅又云禱爾于上之天神下之地祇是可証其有也子曰果爾有之是意無行不與猶言無時無事不是教一二子處也精粗大小都是道夫子所示者雖若卑近而高深者實存焉又二子學者下學上達自見得自得了真得聞性道後方知性道之不易聞正所謂自得也

子以章全旨

此記夫子立教之要也四教乎看不可分先後深意俱實也四者亦于一時並進之中畧分次第不是文學到了然後教之以行到了然後教之以忠信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行去

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忠信本也

參淺說門人說夫子以四者教人四者何一曰文道載于詩書必學文以明其理也二曰行道切于日用必修行以履其事也三曰忠道存乎心者必無一念之入盡也四曰信道公于人應乎物者必無一事之不實也此四者夫子之

所以教也

新講忠信有體用之分不然只是三件而非四教矣又近說
知行皆以忠信為主又教作一教矣俱可抹却四者恭是
身心切務正夫子教人切近下手處故物舉可該四件有缺
不可意蓋文而無行則無以實其事行而無文則無以
窮究其理忠而非信則不能至誠按物信而非忠則不能發
也自其文行而不忠信則文行亦失之虛也信而無文行則
忠信亦流于朴此四者相須之意不可不知若徒舉孝施教
有序及朱子先文後行而忠信又
力行之本等意皆非本章之正旨

聖人章全旨

此章重致重有恒意聖學口從篤實做起有實心
實行即為作聖之基故先提聖人而後由君子善
人進思到有恒未節慨言人之無恒正見有恒
之可思可以由善人君子而漸進于聖人也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參本全子曰天下之人等第雖殊而隨其質學皆可上進如

學至下聖人則造乎極而無以復加吾不得而見之矣君子
雖未及乎聖人然其才德超此於眾則其為學亦已成且大
而未化且吾得而見之斯
亦可以慰吾見聖之心矣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

矣恒胡登反

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人之意張子曰有
恒者不貳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參輔氏子曰善人雖未必知學然其資質之美自然至于善
而不至于惡吾不得而見之矣至于有恒者則資質又有不
及善人但亦純固而不及虛誇守其一端則終身不易其所
造正未可量矣吾得而見之斯亦可以慰吾見聖之心矣

析講朱子曰善人是資質好底人自然無惡有恒只是把捉
得定雖未到自然好處然善人有恒皆未知學問者也此為
思之上有而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王觀濤曰兩不得見不
可說氣運衰微不似夫子勉人意聖人不得見當云既無性

本子曰也地也
或則承滿音
應內外字之可
至事所前而
言約是說
用度上說

之者又無反之者善人不得人當云或天斯厥美
或人幾厥美○個字即孟子恒心之恒主實心言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為無讀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其常也○張敬夫曰
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有恒者以實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
人高下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也故章
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人入德之門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參朱子謂之有恒不過質實無偽者耳奈何今世之人每全
無而亡也而為實有之狀本少有而虛也而為盈滿之狀本
約盡也而為後泰之狀若此者雖偽于一時而必不能守其
常難乎其有恒矣有恒亦豈易見哉人若能有恒而充之以
學則可以為善人為君子而漸及
于聖人此吾所以思見其人惟
析講本無是善為無非實有是善為虛有一得之善為約為
者作為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也三者不涉學問亦不着
材度只借夾形容一個虛夸無實內外不相符此景如此之
人不可以久非謂此便是無恒也猶孟子所謂無本之學如

雨集皆盈其潤可待也烏能以矣○語類問難十有恒曰道
不是說他無常只是這人慧地有頭無尾了是難乎有常矣
是不會有常○如世窮約却欲作富底舉止縱然皆得
將來又做不得如此便是無常○聖人君子以學言而廣在
其中善人有恒以廣言而著未嘗學者也聖人大而化之者
也君子大而未化者也善人有善而無惡如為臣能忠為子
能孝但質美而未學耳有恒是一個外實頭一言一動俱無
虛偽如有為有無為與下節反看便見人惟虛實無偽左
能有常抱此常心漸進于有善無惡之域則聖人君子之位
亦可以馴致夫子所以思之也兩斯可矣總是欲慰其慕聖
人之初心處言外便自欲見君子而不可必得欲見有恒而
不可必得亦將如之何意○麟士云前兩節以學廣對言自
不消說然以廣而加之以學則四等遞進自是事專直恒
為作聖之基礎中原有此理非曉足也但無後
節亦便可省扣合凡題面兩開看者俱不在此例

子鈞章全旨

此見聖人游藝之中亦寓曲成之仁不綱是不忍
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撻取總是夫子以天地生物
之心為心處有說謂聖人無心于鈞也而又焉知有綱與射

宿反不見聖人愛物之仁處不如前說為妙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亦反

網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弋子少貧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大者可知參蒙引註者謂夫子少賤時或為祭祀賓客之需有時漁獵然其漁也以釣食吾餌者取之而已而不用網絕流而盡取之其弋禽也以取其飛者宿者不射之為出其不意也此可見聖人于取物之中有愛物之仁也析講綱即大繩弋即生絲不曰網而曰弋者以其大繩屬網也弋曰射而曰弋者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蓋有章全音

此為聰明自用者而發上三句見已無不知之作方意亦在其中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

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識音

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下三句自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也識謂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夫子以生和之重
豈有妄作之
理而其自言如
此者其心不以
聖自處也故曰
謙辭

參太全子曰天下之事莫不有所以然之理不知其理而作焉皆妄而已世蓋有這等人我自反無是也然我所以得進于知者亦以求知也自有道日多聞自古擇其事之善者而從之以行多見夫今而舉其善惡之事盡識之以相參考擇焉識焉而不已則其好將自乘錄未及乎知之至然亦知之次也知之既明則處之自適何卒作

之有未有所知者可不出也以求哉析講朱子曰知以心言得于聞見者次之聞見皆欲求其多否則聞見孤寡不足為學矣擇字生于從字識則未便有從意故不言擇善○說我無不知而作則似嫌以知自在故又日多聞多見云不過知之次也言無不知非知之上也者耳多聞以十皆頂我字是未了自說曰謙詞而勉人求知之

卷之六

法亦在裏面。○作字三作事說與述作之作不同。我無是也。只借已立說以引起當來知之意多聞而下正說已所以求知之方。此節作字輕知字重不知而作則安不用安而不學矣。故聞見釋識只就學知上說而作字只在言外。山金氏曰此章聞見要分明。空以實事証之。如告顏子以夏時殷略。周是節舞及刪詩書之類。此多聞一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若夫子修春秋則多見當世之事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釋昆湖云知之次次字對生知言亦論其從入之路耳。蓋不假聞見而自然實知其理知之上也。此因多聞多見而漸明則次子自然實知其理者耳。夫子口中未嘗言學知次子生知也。存疑多聞亦可識多見亦可擇善而從此云然者互見耳。

互鄉章全旨

此章是聖人不為已甚。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後學之意。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見賢過反

互鄉鄉各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參序互鄉之人習于不善難與言善其鄉有童子請見而夫子見之門人惑以為不當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前。潔脩治也與許也往前日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其惟字上下疑又有關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釋子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合參不知互鄉之難與言善者其肯之不善也其不可取者性之本善也况童子則亦未嘗深染于習俗者。門人之惑是欲追其往咎其來也。子曉之曰大凡人一且慕善潔已而求進見則其有悔悟之誠可知我則與其今日之能自潔也不能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其自向善之心可知我但許其今日之進見也亦不許其後日之為不善也若追既往咎將

來則已甚矣何必為此已甚之行哉而又何疑于互鄉童子也

折解案修治也自其今日之見可知輔慶源曰八節曰為不善而今日向善未可知今日向善而後日為不善亦未可知若追其既往又逆其將來則已甚而待人狹隘矣一節當寬黃待入當恕意而不拒童子意補在講末麟士不保其性猶俗言不登唯何甚淺說達說俱作何必為已甚

仁遠章全旨

此為放其心者言也仁遠乎哉乃唱起之詞下正實言其不遠仁道至大何以欲仁仁至蓋論工夫則終身體之而不足論本體則一念悟之而有餘欲字斯字止見來復之切甚捷而人當求仁于心也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何遠之有

泰序子曰人之不肯為仁者皆云遠而難求也夫仁果遠乎哉天下唯求之不得得之不速者方可言遠若仁為心德我

但欲仁而反求之斯仁即應念而至矣即此求即此得遠也乎哉

折講存疑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是解欲仁仁至句仁遠乎哉且虛說既曰非在外又曰仁至又似在外而至者何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仁雖在內而賞其舍亡又似失而在外欲仁仁至似在外來耳我者仁所擬發之我仁者我所至

窠之仁欲即此仁之覺覺即此心之仁故曰仁至麟士云淺說達說于仁遠乎哉下皆云何以見其不遠也亦是出得此意蓋首句雖作發義正深明其不遠非疑詞也此欲字與可欲之謂善欲一德俱就好處說非情欲之欲也張

南軒曰不曰至而曰仁至者蓋仁非有方所而可往至之也欲仁仁至我固有之也蔡覺軒曰仁者心之德幾一收

欲則此心便在所以甚言其近且易不待他求也饒雙峯曰欲仁仁至其至也固易其去也亦易須于既至之後常加操存之功方能不遠仁耳三句緊直下更妙

陳司章全旨

此章是聖人守君臣之義不辭過以彰君之非上節因司敗之問而歸美于君下節因司敗之訊而歸過于己大令與此曰葉公以証父之惡為直可敗以隱君

之惡為黨彼蓋知面之為公黨之為私而於
父子君臣之義淺如也彼夫子大道其隱乎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魯於威儀
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祭序我魯昭公魯子禮文素有知禮之稱時陳國有司敗者
有疑于心因問以果知禮乎孔子曰知禮蓋他國之大夫問
吾國之君又未嘗顯指其事其對之宜如此
析講蔡氏曰司敗蓋持其與吳一事以為不知禮故問以試
孔子子以知禮答之不過就其質于威儀一節言之耳胡氏
曰左傳註陳桀名司寇為司敗附錄左傳五年公如齊自郊
勞至于饋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
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
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子家驪弗能用也雖有及身
不恤其所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

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

孰不知禮

取上
任反

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名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匪非曰
黨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也若
宋女子姓者然

祭序孔子退司敗適遇巫馬期遂揖而進之曰吾聞君子直
道而行不為黨此由今觀之君子亦為黨乎如魯與吳皆姬
姓同姓百世不通婚姻則禮也今魯君娶吳國之女魯人
是與同姓為婚矣乃自悟其非而諱之小曰吳孟如而謂之
吳孟子娶吳之女魯宋之姓其能掩乎使魯君而借為知禮
也則人孰不可為知禮君不知禮

而夫子以為知禮誠哉
析講君子暗指孔子黨只是匡人之非乃黨護之黨非黨援
之黨○大全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女子稱姓厚
其別也謂之是昭公謂之上告宗廟下示百姓謂之與則
記其寔謂之孟子則隱其姓皆自為而自諱之也

曰婦人稱姓周友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要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又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參蒙引巫馬期以司敗之言告夫子但自引答曰人莫不幸于不聞過也幸甚矣苟有過失人必知之既知人則聞于已而可改圖于後且矣豈非幸乎

研講胡氏曰使直指君之非則惑無君臣之禮使不自引已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夫子可謂兩盡其責者矣王觀濤曰過字虛之不可一字染着黨者

子與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樂善無窮之心必使而後樂相四應氣講反之和之俱是取善○胡氏曰此不過歌之善者耳夫子所以取之與之者如此則凡所以與人之善取人之善者可知矣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形蓋一事之微而樂善之集有不可勝說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參蒙引子與人同歌而見彼人之歌合于雅頌音律相犯而善則且自停其歌而聆人之歌一氣了又必使之從頭復歌審其歌意曲盡其妙然後復依其音

音自和而答之曰誠然善如此析講大全朱子曰聖人樂善無窮其于小藝不待求于人而後足乃欲得其詳如此其謙審密可知也然若孟待其曲終而遽和之則凡一伐已之能以掩彼之善矣故必俟其曲終以盡見其首尾節奏之妙然後又使復歌而始和之則既不失與人歌之意而又不掩其善也然此亦聖人動容周旋自然中非有意以為之也抑又見其從容不迫不輕信而易悅之意○麟士云眼目自有必望他人或有不使之

吾聖章全直

此夫子不以聖仁自任而以希聖求仁者自居也。為與詢俱指聖仁之道。不兩華末句不盡在不能學。其不厭不倦為已盡聖仁之實處。自得夫子不能辭聖仁之名耳。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

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不厭。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是氏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荷辭之而已。馬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之善。將使聖與仁為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故夫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為之。不厭誨人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辭也。公西華仰而歎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參蒙引。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曰若道術。源化之聖。與心德統全之仁。人則吾豈敢當哉。抑以聖仁之在哉乎。○以德言。六以道。有如此則能任此道。其真而巳。又○史記孔子述來。與弟子習。大樹之下。魁伐其樹。孔子微服去之。○弟子曰。可以遇夫子乎。曰。天生德于予。桓桓其如予。何。遇之則○聖人。○然其不能。○思雖深。而處之未嘗不暇。○用錄。○古今雜錄。○宋。桓公。子。向。父。盼。○曰。益。宋。桓公。之。後。則。為。向。氏。又。世。為。司。馬。故。又。以。可。為。為。牛。其。弟。也。

二三章全旨

此章推見聖道之無可隱也。聖人之道。應在皆寓。二三子不察。其高深。而有隱。故夫子與隱之。首句作一語。無隱。二句一語。一解曰。我曰吾曰。正。是。聖。人。托自家指點。與他道。這。幾。是。不。必。透。疑。為。高。深。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

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此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

子曰：聖人之道，猶天也。然門弟子親炙而莫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躐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私，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參漢諸君子疑夫子之道高深，而平日教人無甚高深之論，是必有所隱而然。故夫子釋之曰：二三子以我為有所隱秘，而不相示者，乎吾無隱乎爾。蓋道理在人原，自隱蔽不得吾身之所在，即道之所在，亦即教之所在。吾無所行而不昭然示爾。二三子者是丘之所以為丘也。二三子試一察之，亦可以諒我無隱矣。蓋聖人作此語，默無非至教，而諸弟子未之悟耳。

析講：麟字六家引以與字對，隱字提甚，通義微于隱字。人言字以對行字，却似添也。○無行不與，猶無往不與也。與言行字不同，若此行作言行之行，便該不得作此語。然來與對隱言見其目不密，隱也不與，則隱無行不與，則無隱。二三子以隱疑丘，不知隱者非丘無行不與，是丘首尾止相呼應。○不欲隱者，夫子之心不密，隱者斯道之體無行不與，有此二

則禱者，持悔罪之心，以祈神之佑者也。丘之平昔敬畏神明，惟恐得罪，下天地禱已久矣，豈待今日有疾時哉。

析講：大全馮氏曰：七有誅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誅禱亦誅其功德，故謂之誅。云朱子曰：只是引此古語以明有禱之理，非謂欲禱皇天后上也。情雖臣子之禮，其辭則述君父憐過遷善之意，以解謝鬼神之神。○象引行禮五祀，謂行禱禮，于五祀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此註當用在丘之禱上。

奢則章全旨

此章防撻奢之害，以維世也。奢儉不是，平較以備餘形。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孫去聲

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大。

○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參大全子曰：先王制禮，以得中為貴。奢失之道，儉失之不及。皆非中道，蓋奢縱的人，便有驕傲底意思，即禮所不當為者，亦欲為之，則必至干過度。儉上而不孫，若儉的人，便有率畧苟且底意思，即禮所當為者，亦不肯費而不為，則必成於無。而固然以者較之與其不孫也，寧固。是已分

有木其害猶小不孫則溢于禮法之外而為

世道人心之憂其害大矣人可不以奢為戒哉

析謂奢儉也世風言不端主禮禮者首二句舉禮人中之害

下是較奢之害尤大欲人以奢為戒也與其字寧字是欲救

世弊而為是不得已之詞非取困也甚言不孫之不可也後

奢便是不孫不必說奢之流弊下句亦然存疑管仲饒蓋未

絃山節操稅是倍也受中仲祀其先人

厥肩小掩豆滌衣濯冠以朝是國也

君子章全旨

此章為兩人心境而境適自在其中○君子之心

無一物畢得逆境亦自洒落小人之心多私欲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理故常舒泰小人

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泰通義子曰以君子言循乎理故其心不累于利害得失

之私但見其坦然而蕩蕩也以小人言多役于物故其心常

存慮得患失之念但見無時而不戚戚也心境相去何遠也

析講蕩蕩是極其平坦字不對長字說○註循理役物是

戚源頭胡氏曰理本自然循而行之故坦然而平不愧不怍

所以舒泰為物所役求各役于名求利役于利行險僥倖所

以憂戚○馮厚齋曰蕩蕩曰坦其心無適而

不寬泰也戚戚曰長其心無時而不憂慮也

子溫章全旨

此章見聖人容色隨時不同而無一不本于中

○聖人有中和自然之德性所以育中和自然之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所賦鮮有不偏惟聖

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

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知足以

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子以

為魯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魯引夫子之德全體中和故其見于容貌之間者特乎

也可親之中有嚴肅不可犯者存溫而厲時乎威也可畏之

中有寬裕不暴烈者存威而不猛時乎恭也莊敬之中有自

然無勉強拘迫者存，恭而安，蓋無往不得其中。如此
析講大全問，此章是總言，聖人容貌，鄉黨是事，上說否朱
子曰：然此章就大體上看。○溫威恭三字是主，屬不猛安在
溫威恭之內，溫之恰好，處便是屬，而屬正見溫之妙也。非兩
樣相濟之說。下二句亦然。○下截四字俱從上截三字中看
出，然恰重屬不猛安上方，見其中和，也不可折開看。溫以色
正威與恭皆以身言，託全體句是說德性之備，陰陽句是說
德性之不偏。陳新安曰：常人偏于溫則不厲，偏于威則見
猛，勉于恭則不安，夫子惟不偏而中，是以不戾而和也。

泰伯第八 凡二十章

泰伯章全旨

此因周有天下而追論之詞，只可謂至德一句已
贊盡泰伯，下二句正見泰伯至德三讓作固讓。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

謂固遜也。無得而稱，其遜微無迹可見也。蓋大王三子長
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衰，而周日，讓大季歷
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顧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
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
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為文王。文王
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為武王。夫以泰伯之德，當商
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泯其迹，焉
則其德之至極，為何如哉！蓋其心即棄齊担馬之心，而事之
難處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
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合泰子曰：吾嘗觀我周，泰伯為人所不能為，真可謂德之至
極，而無加也已矣。何以見其為至德也？蓋周家王業始於太
王，而伯長當立，則後來天下乃伯之子孫所宜有者也。泰伯
逃去，大王遂得傳季及武，而有天下，是當時讓國，自今推論
之，其實是固以天下讓也。然又托為採藥，自泯其迹，更涉三
世，事幾漫滅，至今民皆無得窺其心，而稱之焉。夫讓業德也，
至於三則其讓誠矣。以天下則其讓大矣，而又無得稱，則其
讓非有名之累矣。此其德所以至極而無以加也。

折講洪氏曰仲雍之讓一也何以獨稱泰伯泰伯立者也
○問三讓曰古人思必再三想此只是思讓一也王至德就
金君臣之義上見得泰伯至德就全父子兄弟之情上見得
以天下讓王讓周說為是朱子亦曰豈遜天下于王季及文
王至武王而終有天下註兼讓商說者王文憲謂此章用古
託修入未及改也○太主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
下國祚由之綿遠耳原非有愛憎觀之私泰伯欲成父之
志又見季歷既仁文王又聖知天之意方大故周室必有天
下故有托而逃無非為天下之公心也若泰伯不讓則周之
國為泰伯之國安得傳之武王而有天下故當日只是讓國
就後日看來却是讓天下所謂固讓于其借仲雍逃之荆蠻
斷髮文身處見之蓋示以不可復立則太主有奪嫡之嫌
王季以天倫為重而太主王季之心不安不借仲雍同去則
中子尚在位終于未定亦無以遂父志而感王季之愛
故有托而逃且借弟同去使太主安心傳位季歷而季亦愛
之不為愧正所以全父子兄弟之情也然其用意深遠未易
測識當時之人不得而稱之後世之人亦不得而稱之夫子
所以表章之耳若云以天下讓商則泰伯不逃而列又王以

服事殷亦無不可况昌有聖德足以得天下伯既知之伯去
而傳季及昌之位遂定適所以成太主王季之志也又何讓
焉○實始葛商魯頌後大之謂也今人舉小小貴顯不必推
尊祖宗之積德况化國為天下乎時諸泥讓商一解下謂為
此句所惑耳金氏曰按詩大王實始讓商只是謂周家前商
之業自大主始基之耳且大主遷殷在小乙之世高宗承之
而殷道中興者六十年歷祖庚祖甲二十八祀而生文王其
時商未衰也太主安得有讓商之志哉况太王前日商能遷
國于狄人侵幽之時而今日乃然取天下于商象豈亂之日
太主之心決不若此其悖也此
說最確可以開倒讓商一說矣

恭而尊全旨

此章示人以禮全其德也其禮中上四者俱是恭
德其中原有禮在禮者中而已無太過亦無不及
然四者皆太過之病不重不及一違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

亂直而無禮則絞

蕙絲與反
絞古卯反

蕙畏懼貌。絞，急切也。無禮則無節文，故有四者之弊。參大全子曰：人之所行必有禮以為之節文，而始無過中之弊。若致敬于人，謂之恭；恭而無禮，則病于夏畦者有之。是謂勞致謹于事，謂之慎；慎而無禮，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果敢有為，謂之勇；勇而無禮，則犯上作亂者有之。是謂言無隱，謂之直；直而無禮，則直父攘羊者有之。是謂

過故有弊，人可無以成其德乎。柳講饒氏曰：勞，亂絞只就無禮處說，不是無禮了。友勞，蕙亂絞。朱子曰：禮只是理合當為的便急，的若合當恭而後恭，則不致下做此。

君子章全肯

此示為人上者當以身教為先也。民性仁厚，特在在上一撥，便轉從吳氏作曾子之言為是。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君子，謂在上之人也。興，起也。偷，薄也。○張子曰：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蕙，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德厚矣。

吳氏曰：君子以下世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參蒙引在上之君子，民所視效者也。若能厚于其親，如父母及諸父昆弟之屬，處之各盡其道，則于其親篤矣。夫親親仁也。上仁則民亦與于仁，而各親其親矣。若能于故舊盡忠厚之道，以處之而不忘其平生之好，則為厚之道。上厚則民化之亦不偷，而各厚于故舊矣。為上者可不端化民之本哉。析講親如近而一本遠，而九族皆是篤，則盡其愛敬之道。而祿位與共好，與同無忘一體之誼也。故舊如舊臣舊友，或有德于我者，皆是不遺。如信用老成，尊禮耆舊，而始終休戚之際無怠共事之情也。胡氏曰：君子不強其親，故舊無大故則不弃周公之言與此同一忠厚之道。

曾子章全肯

有疾是繼死時，啟子二句，示以身之能保壽云。至免夫推原所以保身小子，一呼望門人亦保身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子足，啟子手。詩云：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

子

夫音

啟開也。曾子平日以為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水，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反復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程子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君子保其身以沒為終，其事也。故曾子以全歸為免矣。尹氏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啟手足為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參淺說：曾子平日保身，有疾將終之時，召門弟子而謂之曰：啟衾以視予之足，啟衾以視予之手，曾有毀傷而不全焉者乎？然吾之體之所以如此其全者，以吾心無所不用其謹而有以保之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而恐墜如履薄冰，而恐陷。吾之平日自保其身者，蓋如此。其亦可謂難矣。然使

吾身尚存，尚未敢必他日之何如，而今而後吾知其終免于毀傷矣。夫小子蓋語畢而呼之，以致丁寧亦欲其知已之戒慎恐懼而舉足不敢忘親也。

曾子章全吉

此章見於尊者貴識本體意首一節因敬子向疾先以善言感之下以君子之道告之德欲其崇本抑末而端修治之源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氏名捷問之者問其疾也。蒙引：曾子有疾孟敬子往問其疾。析講：那疏仲孫捷武伯之子。

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

言自言也。鳥畏死故鳴哀人寢反本故言善。此曾子之謙辭欲敬子知其所言之善而識也。蒙引：曾子將以告之恐其忽而不之識先自言以警之曰

鳥之將死則畏死之心勝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則不性之真見其言也善而今我將死之言善言也子其識之析講大全輔氏曰人性本善其惡者沒于氣動于欲而陷焉也至將死氣消欲息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自謙云爾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

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遵豆之事則有司

存去聲遠近施

鄭凡也
孔子曰今人之
雖無差對只是
於近者以是命
於遠者以是命
粗俗未至於此

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皆同謂背理也遵竹器豆木豆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若夫遵豆之事器數之末道之全體固無不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之所重矣○程子曰動容貌舉一身而言也周旋中禮暴慢斯

遠矣正顏色則不安斯近信矣出辭氣正由中出斯遠鄙倍三者止身而不外求故曰邊豆之事則有司存尹氏曰養於中則見於外曾子蓋以修己為為政之本若乃器用事物之細則有司存焉

合參想敬字于日走側留心細察而不知大本底人故告之曰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居上臨下之際所貴重乎道者則有三事三者何容貌者民之所觀瞻也君子不動容貌則已

一動容貌便更從容恭謹遠了暴慢之氣而使容貌皆得其道顏色者民之所仰望也君子不正顏色則已一正顏色便要根心生色近信而無色莊之儀而使顏色皆得其道辭氣

者民之所承聽也君子不出辭氣則已一出辭氣便要順理成章遠了鄙俗之失而使辭氣皆得其道是皆修身之要為政之本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或違者也若夫遵豆之事器數之末雖亦道所該然其分則有司之守而非君子所重矣此吾言之善也子太夫其毋忘斯言乎

析詳此君子對有司而言大槩指敬字一輩人說不必論以德言○大全朱子曰容貌二者是自家緊要合做的遵豆是

化有司管底令人于制度文為一
致察未為不是然于已力

朱子曰粗下
精細也屬
非最屬謂
粗卒也
粗廣是不和
也

身都不矧管于大體上欠缺則是去本而求末者也
陳氏
日所謂捺存則在上三句所謂省察則在下三句
是言君子貴緊對則有司則字
按陳氏及語類說則象引
講三斯字太現成工夫全在目前却在三言之外起意了必
將三斯字着力讀如云便要如此如此此止是工夫正是貴字
精神方得緊切戒勉敬字意○那疏云豆盛滷醢邊盛棗栗
以供祭祀燕享故云禮器也○道乃居上臨下之道所貴乎
道是指道之所以可貴者說瞿昆湖云貴猶重也日重則靜
而存養動而省察意已在矣動正出三字無工夫工夫在斯
遠斯近上正即整頓的意思若將斯遠斯近作效驗說以為
乎日非敬持養左能如此則未莊敬持養的人便不要遠恭
慢近信遠鄙信耶○谷實貌虛以身言顏實色虛以面言詞
實氣虛以口言容貌兼一身日容端頭容直口容正色容莊
手容恭足容重皆是顏色顏之色也君子衰絰則有衰色端
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入之山言必以氣宣之
故日辭氣粗厲固是暴稍不溫恭亦是暴倨肆固是慢稍怠
緩亦是慢顏色有不能表裏如一的如色厲內荏是也近信
如外面如是內面亦如是如溫焉而非假此以近人假焉而

許白豈日能不能
以事為言多矣
以明理言今按此
說可從錄其

非假此以鎮物也遠鄙信者知言近指遠而不凡隨論高理
存而不悖遠也以此出之已則為奮身之要以此加之于
民則為為政之本故君子貴之○邊京之事該得廣器物皆
包在內則有司存言非君子之所貴也如樂記曰鋪筵設陳
樽俎列豆以升降為禮者禮之末節也
故有司掌之又如周禮有藩人皆有司也

以能章全吉

此見顏子深于克己之學要得形容體想之意
胡氏曰望賢無我之心常如太虛然能容天下之
理而不見己之有餘能容天下之人而不見己之不能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者

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為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
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故能如此○謝氏曰不知有餘在己不
足在人不必得為在己失為在人非幾於無我者不能也
合參曾子致思無我之學也日義理本自無窮而自足者恒
隘之人已本無間隔而量狹者恒較之凡以有我之味忘也

乃若義理已知可謂能矣顧以已之能而問于人不能義
理所知已博可謂多矣乃以已之多而問于人之寡吾想其
問不能之心蓋忘乎已之能者也本有也而常自視若無想
其問于寡之心蓋忘乎已之多者也本實也而常自視若虛
其深知義理無窮如此至于我無可犯而人有干犯之者他
分量極大自不覺得直在已曲在彼而不暇與之計較又有
見物我有聞如此此何人哉昔者
吾友常從事于斯矣而今安在哉
折講從事于斯猶服行之意是舉其已成言之若認作用力
說却是知自己能自己多須要去問不几于詐乎曾子是見
得顏淵如是非謂其着力也○沈虹野曰能即有也多即實
也有若二句即看上一二句點他虛心出來蒙引存疑說俱
如此分則以能問不能是其有若無也以多問寡是其實若
虛也樂于取人正是他欺了視已虛○以能四句是唯知義
理之無窮心之虛也以知言犯而不較是不見物我之有間
心之公也以行言未二句實指顏子說顏子平日不伐善故
虛不遷怨故不較曰昔者以見今也則無之意顏子之問初
不知只是能彼是不能蓋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

盡故自樂于問耳犯者我無所失而彼加之也犯而不較者
非舍忍非氣弱非慮患只是心胸闊大自不覺他犯也須知
能不能多與寡亦是他人見他如此顏子不自知也不較亦
然○朱子曰顏子自視常覺不足不比常人一事就得多事
那一事便不肯問人饒雙峯曰纔較則直在已
曲在人而物我相形矣便非包含覆覆之心
此曾子以全德望天下重木節上節者才之所恃
以立才者節之所賴以成君子者才德出眾之名
三句並重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
胡期庵曰託是先人付託我
寄是總攝之意

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與平
朱子曰命命命命命

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可
謂君子矣與疑辭也決辭設為問答所以深著其心然也○
程子曰節操如是可謂君子矣
參蒙引曾子曰有人于此不但以輔也
孤為幼君之輔而可以無負所託不但以共國政而已

以百里之命一國之政皆出其手而可以無負所寄焉其才
之過人如此當此託寄之時或變起倉卒國勢險危此正本
節底所在以彼臨之却見得極真守得極定而所以輔幼君
攝國政始終如一不可以死生利害奪之是其節一有守如
此恁樣人可謂之君子人與看來才節兼全如此信乎其委
之有素而為君子人也學者可不勉為君子乎
析講託孤寄命分為兩事看兩可以字可見託孤必寄命如
周公之于成王是也亦有寄命而非託孤者如高宗在諒陰
故事聽于冢宰又如季任為在處守是也陳新安曰周禮疏
云六尺年十五故知為幼君孟子曰公侯皆方百里故知為
國政也○臨大節本節字以事變言不就君子身上說不可
奪承上文一可以字說來○朱子曰三句都是一般說須是
才節兼全方可謂之君子若受人託孤之責自家雖無欺之
之心却被人欺了受人百里之寄自家雖無欺之心却
被別人竊了徒能曉大節而不可奪却不能了得託孤之事
雖死也濟不得甚事如荀息死于奚齊是也然有才無節則
大者不足稱矣如霍光奪于妻嬖是也○國有長君而為之
輔未見其難託孤方難國之政事君相共之未見其難寄命

方難平時托孤寄命猶未見其難至臨大節而不失其寄托
之重方見其難末二句總承上三句來言才節兼全如此則
是有才而德之用以顯有節而德之守以彰信乎其為君子
也上句輕不過抑揚以起下句耳其認作上句是疑詞○可
以託孤如定君位成君德是也可以寄命如安社稷服人民
是也此勢之難為而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如此不可奪不專
在死難上說益有死者有生者此只言節操之堅謂臨事變
之來國勢搶攘人心搖動死生利害大關節之所係而所以
託托者卓平其理明而不可惑確乎其志立而不可搖傾是
非不顧死生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務有以全吾言而成吾志
是不可奪也此時之難為而其節足以有守者又如此
士不章全旨 此章是以體仁之學責之士弘毅所以體此仁者
也常弘即毅也常任重即道遠也兩意又一貫仁
字雖通章眼目而士字尤重惟其為士所以當體仁惟上當
體仁所以要弘毅任重句申明不可不弘毅之故而次節則著重道之實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寬廣也殺強恣也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殺無以致其遠
參序曾子曰凡人而儼然為士則其所養以苟焉已哉其心
體不可以不弘而有寬廣之量不可以不毅而有強忍之力
是何也蓋士之所負之任甚重而所為任以行底道路又甚
遠也非弘則容受不多承載不潤如何勝重非毅則執守不
堅負荷不久如何能致遠此七之所以不可不弘毅也
析講大全蔡氏曰仁道至大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
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弘惟其不息也則
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存疑任是死字猶云擔子
也己任任字亦然○道猶云所行之路也○陳新安曰弘言
其量之容猶木車之足以載重毅言其力之致猶健馬之足
以致遠○胡美峯曰惟弘能勝重不以一善而自足也惟毅能
致遠不以半塗而自廢也○語類云不弘便淺窄便安于卑陋
不毅便倒東墜西不能行不能守如何能勝其重而致其遠乎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仁者人心之全德而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可謂重矣一息
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謂遠矣○程子曰弘而不毅則無規
矩而難立毅而不弘則隘陋而無以居之又曰弘大剛毅然
後能勝重任而遠到

合參上之任果何如任乎蓋仁包四者無物不體上以此為
己之任必欲身體而力行之則是舉天下之善萬物之理皆
在于我之一身矣不亦重乎非寬弘容受何以勝其任也其
所任果何道乎其任是仁也與生俱生無有間斷至于死而
後已此身一息在此志不容懈則是向前策勵無可懸足之
時矣不亦遠乎非強忍堅決何以
致其遠也七真不可不弘毅也

析講蒙引看集註必字不容字後四句全就任重道遠末五
在士者用功處若說得欠斟酌便是弘毅非其解矣○此四
句解而兼嘆之詞○仁以為己任只是說任重死而後已只
是說道遠不是做工夫做工夫處却在弘毅二字上此節只
將仁字看透則重遠意便出蓋仁者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
行萬善無一不統于是道理何等闊大以之為任則是負荷
盡天下之理豈不是重臣仁與君身相終始一息離之便不
是仁孰是可駐足之時豈不是遠蔡覺軒曰曾子平日三省

卷之六論
四十二

一貫致力于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弘而何故手啟足猶踐兢而不已易實之際得正而整非毅而何此所以能任傳道之責也

興於章全旨

此章示人心學之資句句要根心上說以興立成為主興立成俱是心學不全靠謝禮樂但資于詩禮樂耳蓋有得于心則詩禮樂皆為我助故得其溫厚者便興得其嚴敬者便立得其優游者便成不然則三者皆為粗迹矣

子曰興於詩

興起也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為言既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此而得之
朱子曰其用歸於使人得其性情之正也
參大全子曰古人為學詩禮樂皆其大備者然其得效則有次第為學之始善心興起是于詩上得力蓋詩有美刺風諭之旨從容涵泳易以入人性情而感動其仁義之良也此可見詩之當學矣
析講存疑詩最能感動人今世俗歌曲聽之尚能使人興起况詩乎翼註先講詩字後講於何而得之
詩也若先講詩字便是詩可以與下做此

立於禮

禮以恭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為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
朱子曰善念既興又貴卓然有以自立然為學之中所以能操守得定是于禮上得力蓋禮有節文度數之詳外足以範人之日用動靜內足以禁人之非心逸志常久服習則筋骸德性皆以正固而不亂也此可見禮之當學矣
析講存疑禮是個規矩準繩之物三百三千流貫于人倫廢物之內日用間若都一一依禮而行真個一毫放肆不得心真會卓然樹立事物搖動他不得

成於樂

樂有五聲十一律更自迭和以為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

茶虛齋曰人之性情有邪正詩亦有邪正胡桐希曰如二南之正始為正鄭衛之淫奔為邪也

一表禮儀下圖外之註曰禮先王所設以辨事卑明貴賤別長幼系本神讓之心而生也

陳定宇曰香澤八韻道學勉強不純熟者

吳伯章曰和順
道德者如三不
達仁也

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
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
也程子曰天下之英才不為少矣特以道學不明故不得有
所成就夫古人之詩如今之歌曲雖間用章雅皆習聞之而
知其說故能興起今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況學者乎
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自洒掃應對以至冠昏喪祭莫不有
禮今皆廢壞是以人倫不明治家無法是不得立於禮也古
人之樂聲音所以養其耳采色所以養其目歌詠所以養其
性情舞蹈所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於樂也是以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朱子既能自立又必造到那純粹至善地位方為有成然
學者之終所以能德性純熟而進于大成是于樂上得力蓋
樂有聲音之高下舞蹈之疾徐所以養其目自和其心志能
使人安于仁義禮智之實以成其德也此可見樂之實學矣
析講此三句上一字以成功而言也非如志于道四句上一
字以用功而言也○身處規矩故曰立此禮之文也心和樂
有所自得故曰成此樂之本也○輔氏曰詩易于禮禮易于

樂與者淺立者深成則又其深也故曰先後之序如此○古
人學時不問其去學了到成就得力處即有先後然成于樂
又見無所用其力○蒙引與于詩見詩之實學也立于禮見
禮之當學也成于樂見樂之當學也○胡雲峯曰與于詩知
之事成于樂則知之精故曰義精立于禮行之事成于樂則
行之熟故曰仁熟○可見成字該得與立意在內蓋成則與
與立俱忘而渾化無迹矣齊氏曰十三學樂誦詩則已通于
樂章學舞則已通于樂節至成于樂則淪肌浹髓而莫能名
手舞足蹈而不可已要知學者自始學以至成德其工夫各
自有在而詩禮樂之助居多也初中終三字不可忽○瞿良湖
云人必有所勉而後能興有所制而後能立有所養而後能
成方興時此理猶未為已自有也至立時方為實得而守之固
然立猶勉強未熟至純熟則無所事守矣三句總以心字貫
而善惡字亦不可遺興者興起其好善惡之心而不能已
也興必于詩者誦其詞之所美而好善之心興誦其詞之所
刺而惡惡之心興也立者善實有惡實無卓然有定見有定
力也立必于禮者循其中正之矩而為善益固嚴其非僻之
防而去惡益堅也成者繼志不留而善與吾心相渾化也成

于樂者蓋心和形和氣和則私欲邪穢無自而入而道理未熟者皆消融而無迹也

民可尊全旨

此章主上之化民言見為治當順乎民也上使字其權在上故曰可使字上之權亦行不去故曰不可註中以不能字代不可字最明白蓋不可使非謂民皆無知但上不得而強使之知亦非不欲使之知但學有所不能也語意與梓匠輪輿不能使人巧正同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可使之由於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子曰聖人設教非不欲人家喻而戶曉也然不能使之知但能使之由之爾若曰聖人不使民知則其心平是後世朝西暮三之術也豈聖人之心乎
參蒙引子曰以斯道覺斯民者聖人之本心也然不能使人皆覺者則非聖人之本心也勢也故就民之材質而論但可使之由于是理之當然而不能使之知其理之所以然蓋所當然者如父當慈子當孝之類皆人生日用之事固象人所能行者故能使之由若夫父子之所以孝慈則皆出于天命之自然與人性之固有并非中人以上者未足以讀此故不能強使之知然則教民者亦以其可與者美之非以不可知強之則得矣

析講大全饒氏曰兩之中肯指此理而言由以身之踐履言知以心之解悟言○所由雖是他本自有底却是聖人使之由如道以德齊以禮教以人倫皆是使之由不可使知不是愚黔首是不可得而使知之無緣遂爾與他解說

好勇章全旨

此夫子杜新之語意兩平各一直說下上亂字自疾貧上生下亂字在甚上看上是自己生或下是自我致亂總是欲人而亂由而思所以惡之也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而不安分則必作亂惡不仁之人而使之無所容則必致亂二者之心毒惡雖殊然其生亂則一也
合參子曰無勇之人雖疾貧不能為亂安貧之人雖好勇亦不肯為亂惟夫好勇疾貧有菓子作亂之資而又不安窮窮之分則必以其氣血之強而濟其貪得之念雖悖逆有所不顧矣豈不至于為亂乎其亂在我至不仁之人本心已失

若其惡未著徐以化之可也若其罪甚決以誅之可也
怒而徒惡之過也使其人無所容事窮勢迫彼將歸其不仁
之心以報怨而求免未有不激而生亂者此其亂
在人而致亂亦在我也人可不思不以再亂乎
析講宋公述曰惡不仁之人本得好惡之正然惡之已甚則
是惡之無節而流于不止矣又况不能去之而疾之已甚則
致亂之由也

如有章全旨 此章戒人不
可恃才之意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

觀也已

才美謂智能技藝之美驕矜夸各尚高也○程子曰此甚言
驕吝之不可也蓋有周公之德則自無驕吝若但有周公之
才而驕吝焉亦不足觀矣又曰驕氣盈吝氣歉愚謂驕吝雖
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
根故嘗驗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

程子前說驕
而但有周公
才故有驕且
吝而不足觀
矣

參大全子曰人非才之為貴而少恃其才之為貴古聖人才
藝之美莫如周公有人于此即如有周公之才之美而使其
驕焉誇人所無且吝焉扶已所有則涵養陳而學
問淺其餘才藝之美不足觀也○驕吝可有乎哉

析講胡氏曰如字便字皆假設詞○朱子曰聖人只是平
說有周公之才美而驕吝違他才美壞了况無周公之才美
而驕吝者乎甚言驕吝之不可也其餘指才而言○古人制
禮作樂之才無過周公觀其自言多材多藝可見然周公
有預備之遜而未嘗驕有勤施之德而未嘗吝所以稱得才美
驕者以己之能而吝者以己之能而吝者何欲已能而不欲人
之皆能也○真西山曰驕吝皆謂器小
易盈也惟其小而盈則易溢而驕

三年章全旨

此章見人貴心純乎學三年只言其人非限定三
年也不至就心上說小易得甚言純心之難見必
有定見而後能辨之如止明有定守而
後能持之如此人由非美詞亦非贊詞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教不易得也

四書章句

易去

許白雲曰善信
好字能知上
祀守死善道
祀行上說

穀祿也。至純。尚作志為學之久。而不求祿。如此之人。不易得也。楊氏曰。雖一賢。猶以于祿為問。况其下者乎。然則三年學。而不求祿。豈不易得也。

參序子曰。學以明道。學成而後自王。原非以于祿也。然世間有為祿而後學者。亦有始學而利祿之念。則生者有人。于此三年之久。從焉。于學而其志不在于祿。此真為心。不為人謀。道不謀食者。甚不易得也。此章見人不可無學守也。只重好學善道。而善道

篤信章全旨。此章見人不可無學守也。只重好學善道。而善道善道。惟好學善道。故去就出處之咸宜。而無可耻。細分之首節。勉人當有學有守。次節言有學守之善。末節言無學守之失。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

篤厚而力也。不篤信則不能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徒死而已。益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參大全子曰。人之處世。必學問。操守兼造。其極乃為盡善。故

學貴于信。不篤信則志意不篤。而不能好學。然徒篤信而不不能好學。以明理。則有不篤信。而信愈篤。信而愈不得其正者。故篤信又須格物致知。以好學。而道真守死。則節操不堅。而不能以善其道。然徒守死而不足以善其所守之道。則為無用之守。雖守死而終不合其宜。故守死又須準經合義。以善其道。焉有學有守。則知之明。而行之正矣。折講鄭氏曰。許行陳相。非不篤信。以好學。則未也。召忽荷息非不守死。且善道。則非也。王觀濤曰。首節註太。經援白文口氣。若曰。君子當篤信而好學。守死而善道。篤信守死。較見未必所信合理。至好學。則有所證明。而所信合理矣。守死只說心有定守。未必所守合理。至善道。則有所斟酌。而所守合理矣。守死不限定死。只直所守者堅也。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不是盡善之道。蔡氏曰。篤信好學者。學之專守死善道者。守之事故。學守字。凡以說之。此是士之本領。下文出處去就。皆在此四字外。篤信者。自見其是。信之。牢固。而不可改易也。好學者。格物窮理。務審其是非。非之真。而不惑于疑似也。守死者。自執其是。而以死守之。雖慢之以利害。禍福

四十一

胡期塔曰八
身出而道
抱道而身下出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而終不能奪也。蓋道者事必合理行必合義而所守皆當也。
見實遍反。○君子見危授命則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在
外則不入可也。亂邦未危而刑政紀綱紊矣故濼其身而去
之天下舉一世而言無道則隱其身而不
見也。此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能之。
參大全若果能有學守之君子則其去就出處焉往而不宜
哉。故遇危而將入之國若未仕在外則早見預待避而不入
遇亂而無綱紀之邦即已仕在內亦見幾明去而不居非
徒以遠害也去就之審也。天下有道將有太平之兆不可不
出為用則見可而進不敢獨善其身天下無道將有大亂之
機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隱身而退不
敢自棄其道非徒以趨時也。出處之正也。
析講饒氏曰危亂不入不居尚有可入可居之邦若天下無
道則無道而可惟有隱而已。○朱子曰有道不必待十分太
平然後出無道亦不必得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
雖未甚明然如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
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必不可支持須見
幾而作也。○不入不居則隱非但有學亦有學而見得透
也有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有守而果下行也無道而富貴
是無守而所學亦可知。有道而貧賤是
無學而所守亦可知。故學守不須分貼。

邦有道貧且賤為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為恥也

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世亂而無能守之節碌碌庸人不足以
為士矣。可恥之甚也。○是氏曰有學有守而却就之義潔出
處之分明然後為君子之全德也。
合系若夫不能自守之庸人邦有適當見也不免見死于
明時而貧且賤焉心其無可見之經綸也。邦無道當隱
也願乃其祿于亂世而富曰貴焉心其無自重之
之操履也。恥也。然則學中之功君子可自已哉。
析講此節因上文蓋是餘意。○太全能氏曰學先須辨得篤
信守死底心又做得好學善道底事然後于出處見得明出
得定用之有可行舍之有可義也。篤信是知之真守死是行
之固。○虹野曰危邦而入亂邦而居雖死不足以為善有道

無可見而貧賤無道不能隱而富貴雖生而深為可恥此皆無學守之為也○按胡氏云十節邦小天下大此節只言邦則天下之通稱

不在章全旨

此章戒出位之謀位字本義得廣玩程註且以未社及在下位者言之照蔡說則以士表人謀公卿大夫之政言若推而廣之則上不可以侵下左不可以侵右亦是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程子曰不在其位則不任其事也若君大夫問而告者則有矣參語類子曰有是位則有是政政乃有在者所當謀若革身之人不在朝廷之位不得謀朝廷之政身在此間只得守此各有分限也析講謀其政非但泛論是商度其可否之宜條陳其利害之故而思所以任而處之也此便是于分外事故君子不為位以尊卑大小之位言與素位而行位字不同彼泛就所居言也

師摯章全旨

此夫子述禮會樂之盛有傷師摯之去而盛不可復見意觀首句始字可見始者詩樂登正之候也是時以夫子之聖而正樂以摯之賢而掌樂故音節美盛如此自師摯適齊而繼者皆不能及故追而嘆之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摯音志 關

余反 師摯魯樂部各華也亂樂之卒章也史記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洋洋美盛意孔子自衛反魯而正樂適師摯在官之初故樂之美盛如此合參子曰吾自衛反魯適師摯在官之初是時詩樂之殘缺者補之失次者序之一時所作之樂非但始作既從之為美也即至歌謂雎之詩以為樂之卒章其音節之美洋洋乎盈滿于耳而令人傾聽也哉益至令猶可想慕焉也析講虛齋曰關雎一詩在詩則為首章在樂則為卒章洋洋盈耳舉終以該始言自始至終皆美盛也○以關雎為卒章必是文武蓋周家平象成子關雎而魯亦得養之也洋洋盈耳亦有想見文王修身齊家治國太和景象意真始字即在官時對今不在官則為始耳非專指初任意也

狂而章全直

狂，何性，德，實之偏言，直，愿，信，則偏中之美，今併失其美，者，習俗之染也，不知作非理之，實言，絕之也，亦醒之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

矣

侗音通 空音空

轉疏曰：狂，侗，慥，是之偏，故曰病，直，愿，信，是偏中之美，故曰德。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蘇氏曰：天之生物，氣質不齊，其中材以下，有是德，則有是病，有是病，必有是德，故為之踣者，必善走，其不善者，必馴，有是病而無是德，則天下之棄才也。○參漢說：子曰：凡中才以下之人，不能無病，然有是病，亦必有是德，如好高者，多直率，無智者，多謹厚，無能者，多信實，此其常也。今也或狂焉而不直，或侗焉而不愿，或慥慥焉而乃不信，則有是病而無是德，吾蓋不知其人矣。此深絕之之詞，使其聞而改之，是亦不屑之教誨也。○析講志：大言大謂之狂，直者率真簡畧，外無遺餘也，昏昧無知，謂之侗，愿者謹慎忠厚，不敢恃動也，愚拙無能，謂之慥慥。

信者一味撲實絕無詭詐也。○庸齋曰：狂者一定而侗者一定，愿慥慥者一定，信此吾之所知也。今言不然，則人情之變出于意料之外矣。豈吾之所不知哉。

學如章全直

上句自人某其用功言，下句方就學者之心言，只是一連意言，日求進心猶恐不進，蓋即用功時，湯干其心者，如此也。如此居功而又如此立心，學之成必矣。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蘇氏曰：言人之為學，日求進心，猶恐不進，蓋即用功時，湯干其心者，如此也。如此居功而又如此立心，學之成必矣。

中村氏曰：登諸，追人如不及，謂追之不及，猶恐失之，謂恐追末及之間，或失其人，而不知所往。

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警學者當如是也。○程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不得放過才，姑待明白，便不可也。

參蒙引：子曰：人之為學，將以致知力行，求達于道也，可無勤敏之功，與警省之志哉。惟其用功，志勇猛，向前如有所追，而不及，而其心猶悚然，恐其或失之，而竟不能追及也。此乃真能自勉者矣。

折諸大

陳氏曰：學貴日新，無中止之理，不日進者，必日退，如不及者，如不能日進也，恐失其日退也。此如撐上水船之追前船，不可緩，既如不及，而不能前進，又恐失之而

反退流也。如不及者，必求其得，猶恐失也。者恐其有不及，非謂既得而恐失之也。

巍巍章全旨

此贊舜禹念物之量也。蓋節作一句，讓巍巍全在不與，只是內重外輕，所性分定，故耳。正與孟子自視，然章然看，獨言舜禹者，蓋以匹夫有天下尤難，不與也。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與夫聲

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與。言其不以位為樂也。合參子曰夫一命一爵之榮，猶能與人，人之志，巍巍乎，氣象極其高大者，其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乎。舜禹本匹夫，夫一旦有天下，是何等尊貴何等威權何等奉養，乃視之若固有而漠然無所與焉。以天下之大而無足以動其心，是舜禹之心有大乎天下者在，出與不可及矣。析講：大全朱子曰：今人縱富貴，便被他勾惹，此是為物所役，是自卑了。若舜禹不被勢位壓倒，夫子故稱其巍巍。○巍巍者，見超物表，量包宇宙，而氣象過人也。雖就氣象上說，却根心上來，不與者，崇高富貴不入其心，若與已不相干，似不與會，有相似觀其珍衣鼓琴，若固有之，非貪戀表不矜，不伐，可見憂勤意輕，蓋不與非憂勤以盡君道之謂，亦非無為而治行，所無事之謂，只註中不以位為樂一句已盡，不可看淺。

天哉章全旨

首句總冒，通章要看為君二字全在堯之為君處。正是形容其大，唯夫三句見堯君德之大，而難各下節舉其可見者言之，而德則終不可名，益以見堯之大也。二節不能重。

子曰天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唯，猶獨也。則，猶準也。蕩蕩，廣遠之稱也。言物之高大莫有過於天者，而獨堯之德能與之準，故其德之廣遠亦如天之不可言，言語形容也。參：大全子曰：自古以來，帝主多矣，大矣哉，冠古今而極盛者，其堯之為君也。何以見之？巍巍乎，高大莫過于天，惟堯之德能準則之天如此，大堯亦如此，大與之乎等，故其德之不可

蕩蕩乎，廣遠當世之民無能舉而名之。

焉亦死。天之大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
所講天之巍巍以形體言，堯則之以德言，則不是法則。法天特賢君之事耳。此則字言其德與天相侔，即同其廣遠意。蓋天之體無物不覆，而堯之德亦無物不徧及也。○朱子曰：兩惟字只是尊堯之詞，不必講其機能如此。而他聖人不能也。○唯天三句以堯之德言，則天止見其人無名，正見其則天。玩註故字亦如字，宜上重則字意下重，無能名意猶言堯之德與天同其大而德之大者民無能名亦如天之大而人無能名也。蕩蕩者浩浩如天，廣遠無盡也。無能名從廣遠字生來，蓋狹隘淺近則可名矣。亦只是心知其德而難以舉似，意與無得而稱者不同。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成功愛惡成善妙煥光之更世猶文之更後光也乎其有文章禮樂法度也堯之德不可名，其可見者此也。○尹氏曰：天道之大無為而成，唯堯則之以治天下，故民無得而名焉，所以可名者其功業文章巍巍然煥然而已。

合參堯德之與天同，高大者不可得而名矣。然豈無可見者乎？蓋吾見巍巍乎高大者，其有成就之事業也。如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其治績之崇隆有莫可得而尚者焉。煥乎光明者，其有施布于天下之文章也。如禮樂威備，法度備明，其治具之燦著有莫可得而揜者焉。其成功文章又豈凡為君者所能及者哉？堯之可見者如此，而德則終不可名，信乎堯之大與天為一矣。

析講陳氏曰：上巍巍言天之高，此巍巍言堯功業之高。○折衷云：德與功業文章一同流行，但功業文章有迹可見，德則積之心布之身而然。道潛被于天下，烏可以言語形容。○成功文章俱作為治之迹，說勿作德之發見說。若作德之發見，又似能名之矣。胡雲峯曰：天之德難名也，所可見者其四時生成之功，日月星辰之文耳。聖人與天一也。○玩折衷意，則堯之德與功業文章亦不可判然看作兩物。文章所以致此成功者，德則默運于成功文章之內者，猶過化存神，一般所謂化可見神不可見也。

舜有章，采芣

夫字尚論本意原以周為主，唐虞特伴說，然亦非並論。周家才德之盛，只是論才于周，而因及于

此章治使知人力有以從也

德論武所得之也而因及于文見才之盛本于德之盛周才之盛所以次于唐虞而周德之至亦無愧于堯舜美周之意在言中惜周之意在言外蓋不忍周以才顯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治去聲

五人禹稷契皋陶伯益
參序門人將述孔子評論人才之言先說之曰有虞帝舜紹堯而有天下其時有臣五人而天下以治蓋舜得五人之助如此

析講舜有二節並言二代之人才蓋說者因夫子才難之嘆故先記此以起之而舜有句又實因唐虞之際句而揭之也說舜處要本紹堯有天下來方與下唐虞之際句相應有禹則水土平而唐績熙有稷契則民人育而教化興有皋陶伯益則刑罰清而山澤理所謂天下治也○陳氏曰虞廷之臣五人其尤也刑既禹鯀之子也舜命作司空平水土之官也稷帝嚳之子也舜命為后稷布種百穀之官也契亦帝嚳之子佐禹治水有功舜命作司徒布五教之官也皋陶字庭堅顛項之後舜命作士理官也伯益高陽之子舜命作虞官掌

山澤之官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

書泰誓之辭馬氏曰亂治也十人謂周公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大顛閔天散宜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母劬寺費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世八人治外邑姜治內或曰亂本作亂古治字也

參序文王十人勳未集而武王克成之其誓辭之言有曰予有撥亂之臣十人蓋武王得十人之助如此析講此二節又見下節序顛項刑此敘而不議爲妙○而節俱是門人因事言而記此蓋事而後斷亦因斷而有案也○繼說微泰誓中勳事致到德處一向嘆才難一面又想到文王也故有未終然舉此以爲才難又不可預便此意○治亂謂亂邪亂謂八名曰刑皋陶食邑十國召公名奭與周同姓封燕食邑三百人公望東海上人本姓姜氏其先祖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呂尚尚後封于齊畢箕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開散南宮皆氏顛天宜生适皆名也○邑姜武王后太公女

此章八人言
言教之
音教之
音教之
音教之
音教之
音教之
音教之
音教之
音教之

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
婦人為九人而已

稱孔子者上係武王君臣之際記者謹之也才難蓋古語而孔子然之也才者德之用也唐虞堯舜有天下之號際交會之間言周室人才之多惟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然猶但有此數人爾是才之難得也
參蒙引孔子因泰誓之言而嘆之曰古者六人才之生最為難得不其然乎我看武王得臣一人而周室安人才之盛如此考之于古惟唐虞交會之際堯舜聖人繼作而五人俱命世之英實為之佐而天下治視之有周為獨盛且降自夏商皆莫能及也然十人之中邑姜又為婦人耳以此看來只是九人而已亦未滿十數也則人才之難得也信乎其然矣
析講吳氏曰唐虞至為盛作一何此條太了本為周言惜才之以臣伐君所遇非時盛而未盛故援唐虞形之耳九人盛于十人者蓋人才視其人品地位何如不以多寡為盛衰也○才難之嘆有二意一言生才之難見需才而或當才之

之時也言用才之難見有才而不遇用才之人也而前意較重唐虞四句說盛處正是說難蓋唐虞盛至周再盛固見才難除却婦人止是九人九見才難輔氏曰木天子此言便使人有愛惜人才之意觀濤曰唐虞一非抑周也要見除了唐虞自有我周盛之一意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春秋傳曰文王率商之時國以事紂紂天下歸文王者六州荆梁雍豫徐揚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范氏曰文王之德足以代商天與之人歸之乃不取而服事焉所以為至德也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白起之而印為一章合參周之才固與唐虞比隆然皆獨小之感也平吾因是有感于我文王也文王之時天下歸周者眾以天下之勢而三分之周已有其二以一手而為周有定文王少堅守臣節率商之叛國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與

四書正解

唐虞稱遜之德何多讓焉才德並隆此周之所以為盛也
初謙武王以一人之力克商有天下猶未若文王之可以取
而不取也凡言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朱子曰文王
知以臣事君而已若謂天下紂尚有一或以高先世德天未
忘曆數未終紂惡未甚則是事紂非其本心安見至德○
氏曰不曰文王而曰周以對殷而言也○有二大約言人心
歸周者大半不必泥六州說此正見文王勢可有天下乃終
守服事之節是惟知為臣止敬而不知其他所以為至德
夫子稱禹全在說豐儉得宜意此正謂所以為至德
執中之傳者也非飲食三句恭綜細碎雖只論
其執事却要于各句而字中兩兩比較豐儉適宜處想他
心法來蓋于自奉則儉人心惟危者安矣○神民則豐道心
惟微者著矣○豐儉適宜即各
適其中也故無得而間之

禹吾章全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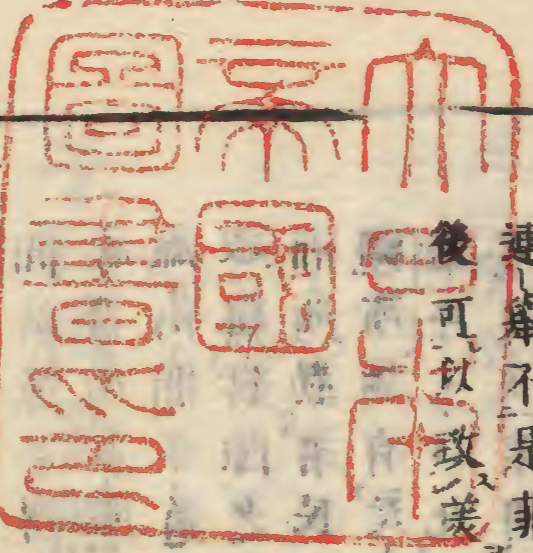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
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

吾無間然矣

間去聲菲音匪服
音弗洫呼或反

間辨隙也謂指其罅隙而非議之也非嫌也○長皇祖恩愛
祀豐潔衣服常服黻膝山以韋為之冠也○祭服也溝
洫田間水道以正疆界備旱潦者也○或豐或儉各適其宜所
以無罅隙之可議也故再言以深美之○楊氏曰薄於自奉
而所勤者民之事所致飾者宗廟朝廷之
禮所謂有天下而不與也夫何間然之有
參序子曰凡君天下者所為不備于中則得指其隙而議之
若夏禹者吾無間然矣如自己飲食則從菲薄而致其豐潔
以孝乎宗廟之鬼神儀衽衾盛無有不備焉尋常衣服則從
粗惡而致其華美于祭服之黻冕盡制盡物無所吝焉自
已宮室則從其卑而盡其命治之力于田間之溝洫使無水
旱之災是能儉而又能盡也
道為君若禹者吾無間然矣
折壽天全胡氏曰舜禹儉于此見之授禹以執中亦于此
見其能行之○淺說盡力溝洫多費已力而不吝于豐字亦
切不必費財也○平視溝曰夫子獨稱禹者固人言帝降而

王有德，衰之亂也。○鬼神曰致孝，蓋宗廟之鬼神也。敬，鬼神皆祭服亦主敬神言。致美者不敢輕，衰以慢神也。白虎通云：黻者，蔽也行以蔽前天才。朱微諸侯赤黻尊甲以淺深為異。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漢制度云：冕制皆長六寸，廣八寸，前圓後方，各一丈，每旒各十。二垂，衮冕十一，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緌冕五，旒，玄冕三，旒。考工云：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三段只是偶爾連舉，不是非了，然後可以致孝，惡了，然後可以盡力也。



論語卷之四

